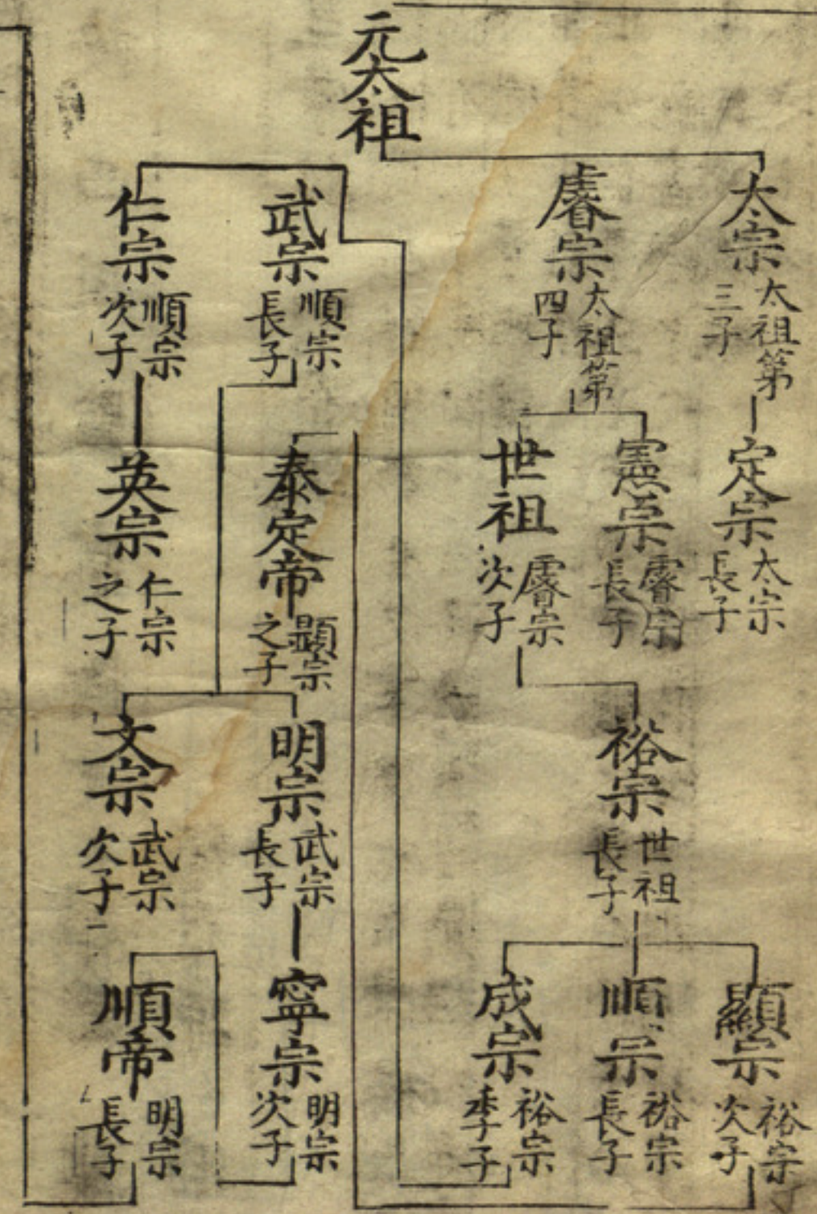
元朝傳授之圖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一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瑫同校

宋太祖皇帝紀 附遼紀

帝初仕周爲歸德節度使掌軍政及陳橋兵變代周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壽五十崩謚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葬永昌陵

帝聰明仁孝豁達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時僭國十餘盡削平之信任儒臣分理郡國抑奪權豪愛養民力號稱英仁之主也

帝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

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
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匡徹於洛陽夾
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
兒營匡徹之生自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宮
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
聖人爲生民主明年(丁亥)匡徹應期而生及長容
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累官殿
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荐立
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
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
命匡徹代之及宗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
使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之意矣(涿郡今涿州幽都縣名皆屬順天府岳州屬湖廣夾馬營今河南城東)

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遼應曆十年○宋北漢南唐南漢蜀遼凡六國吳楚荆南湖南凡三鎮○是歲周亡宋代)春正月辛丑朔周使趙匡徹帥師禦漢至陳橋匡
徹自立而還初鎮定二州言遼北漢連兵入寇周主遣殿
前都點檢趙匡徹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殿前散指揮
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
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聚於驛門殿
前都指揮使石守信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高懷德張令鐸

殿前都虞候王審琦虎捷右廂都虞候張光翰龍捷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共以事理譬曉之諸將不可夜五鼓將校軍士集驛門宣言冊點檢為天子將士環列待旦匡胤醉卧初不省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擁逼還汴匡義進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

攘奪匡胤曰甚善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至汴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陳橋驛在開封府匡義匡胤之弟黎明天漸明而猶黑也汴即汴梁開封府也）

綱目斷云匡胤受周厚恩當主少國危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鉏叛卒退居藩服當如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庶幾名正言順而無叛逆之非夫何受命

而出因變而返殊無遜避之意遂居九五之尊殆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故綱目特書稱皇帝廢周主以著其篡竊之罪

宋史斷曰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漸義漬而人不忍釋然必待最久甚者累世乃得之商周是矣力取者誅暴鋤亂而人莫能敵亦必至累年然後定也漢高帝唐太宗是也謀取者逢機遘會陽施陰設而人莫或覺卒然不日之間可以集事宋太祖是也

餘姚鄭氏曰或問宋太祖之得天下果天命耶抑人謀耶予應曰天命固有在人謀不盡無也觀其赤光異香之奇實應明宗之祝而紫雲黑龍之祥已兆漢東之靈此天命以始矣面方耳大不見疑於世宗掌軍執政嘗見推於士卒此天命以著矣遭周室孤兒寡婦之運而日光摩盪於天文當五代朝君暮讎之時而人心易屬於將帥此天命以授受矣然而禁兵無無故之行陳橋無無謀之變顧乃虛聲遼漢之師而禁兵握其手密誘陳橋之變而諸將餌其心實匡義之定謀趙普之協力陽以事理曉之以蓋其非陰以策立主之以濟其事不然身上之黃袍豈臨時之易得袖中之禪詔料平日之

夙成而大志果然循可驗其素必有說於母而卒然不覺其情之發露也又況首命諸將之辭已足窺其本心對泣范質之語不能昧乎天理嗚呼宋祖之得天下也天命之歸近五代人謀之施過漢唐斷宋史者乃謂未世以謀而不驗天命似抑之太過呂李二氏乃謂天命有歸而不論人謀似揚之太過無怪乎或人之問也予故以是語之

匡胤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瓜入溥手幾血出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時匡胤在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質以義讓匡胤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倉卒急遽貌禁中天子所居侍御不得妄入故曰禁中六軍天子之軍

淮南張氏曰春秋之義不明而人心陷於利仁義之途久塞而世道入於詐此王溥范質所以不舍一朝之富貴而復委質於藝祖者亦獨何心哉司馬光曰不正之

女中士蓋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蓋以為臣而宋之君
臣如此予故不可以不辯
宋史筆斷曰臣當死忠子當死孝自入紀肇脩以來不
可一日而廢也范質為周宰相親受顧命國存則身存
國亡則家亡誠與國同休戚者也今而周祚既移宋鼎
已定質雖知天命有歸力不能救亦當勤兵以拒之戰
而不勝復以大義正太祖至再至三待其發慙負天地
之言然後引劒自刎此其上也扶幼主保太后周旋其
間志圖興復宋必惡而殺之此其次也閉門自守義不
食粟而以死自誓又其次也夫何以周衣周冠立於殿
廷之上徒以虛言誚讓太祖且不肯拜不得已而從之
則其死節之心不堅保身之謀實切其與馮道歷相五
朝易面變辭賣國以圖苟全者何異焉噫壞有宋初年
之人心者非范質而誰
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
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
已乃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
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國號宋命周宗正郭玘
祀周陵廟定色尚赤臘用戌以火德王天下（晡時日加申也衮龍衣也衣服旌旄節旆皆用赤臘用戌歲終之大祭月令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皆絺繡以為衮冕十二旒以則天數色尚赤）

孟冬臘宋以火德王火盛於午莫於戌故以午祖戌臘木
生火周以木德故宋以火德繼之

李氏燾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周世宗一日於宮中篋
笥得一木牌題曰點檢為天子世宗每見臣下有面方
耳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為點檢日侍傍而不之覺豈非
天命之有歸乎昔漢昭烈謂孔明曰我兒可輔則輔之
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之取而劉禪果不能承先帝之
業時世亂主幼太祖以英武之資不乘時自取則天下
之亂何時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已去皆天命
之有歸也

宋論翊戴功以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
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
虞候王審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張光翰為侍衛親軍馬
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龍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
領軍者悉進爵華山隱士陳摶聞太祖代周曰天下自此
定矣華山陝西華陰縣

○贈周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中書令以旌其忠欲加王彥
昇擅殺之罪群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太祖猶怒故終身
不授節鉞節編毛為之取象竹節專殺也鉞大斧專斷也

宋史斷曰太祖入京韓通以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率
衆扞禦此人臣盡忠死節當如是也王彥昇逐之其格

闕遏害理或可說今及其妻子而殺之何其殘滅之甚耶太祖即位追贈韓通為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不授節鉞賞罰之典固已明矣然以漢高祖封雍齒斬丁公之事觀之似有失於輕重焉蓋韓通以盡忠而禍及妻子當隣其死節而錄其子孫彥昇以違命而殺戮忠良當誅其違命而顯其後裔則庶幾公天下之論而服天下之心矣柰何狃於目前之見知追贈韓通之爵而不知錄其子孫之義知不授彥昇節鉞之重而不知正其違命之刑此所以恩不能以及遠威不足以服衆而失王道之大也然則漢高之封雍齒畏沙中之偶語也宋祖之贈韓通抑王者人心之自然也故以宋祖自然之心論之則其賢於前代創業之君遠矣

○遣使賑貸于諸州

綱目斷云五代之季兵亂凶荒民之塗炭極矣宋主得國之初未遑他務首遣使者分賑諸州則其恤民之深從可知矣回視五代之君奚翅天淵宜其削平諸國混一區宇也歟綱目揭而書之深予之耳豈以宋之篡竊而遂沒其善哉

宋史斷曰宋主即位之初遽遣使賑貸於諸州者豈欲是要譽於人哉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蓋當時之民苦於

干戈迫於賦歛慘於刑役為人父母見子弟之饑寒則當蹇裳濡足以救之此武王下車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宋主若此可謂得為政之首務矣

○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光義即匡義也

○立太廟追帝其祖考先是張昭等請依隋唐以來立四親廟太祖從之復詔議追尊四代號謚於是判太常寺竇儼上議尊高祖朓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挺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太祖御崇元殿備禮冊命因奉安神主于廟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丑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三年一祫以冬十月五穀成故骨內合飲食於太祖也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而以始祖配之也祫則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而諸侯皆得祫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如禮記之祭法唯天子有禘而諸侯不得有禘此禘尊祫卑誠萬世常行之典

○朱子曰臣以為太祖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後以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向其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深攷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寧兆庶其功

德蓋不必自親為之然後為盛也

綱目斷云值渙散之時宜享帝立廟何者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皆所以合其散也宋主得國之初先立太廟追祖考蓋亦知渙之道矣

○二月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徹光義光美匡贊濟贊早卒陳橋之變先遣楚昭輔入汴慰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太祖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安喜縣名今屬定州○加周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廷祚同中書門下三品○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唐吳越遣使來賀即位○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先是太祖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太祖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及守節

至汴太祖遣歸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少讓我邪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其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遣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而據其城北漢主封筠為西平王自帥兵赴之筠見北漢主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語因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太祖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金斌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平【昭義】軍名【潞州】屬山西【勿為訝】猶言毋疑怪也【幕府者】以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帷幕遮之今人以之稱元帥【檄】激也以辭氣慷慨發動之【澤州】秦上黨屬山西長平在澤州高平縣

○太祖圍澤州六月李筠死之先是太祖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太祖列柵圍之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之被執也對太祖曰犬各吠非其主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太祖怒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嘉其忠以為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乙酉太祖進

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太祖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陛下秦李斯與始皇議事始呼之耳因卑達尊之意單州今單縣屬兗州

廣義曰李筠之伐宋也豈不知宋之不敵哉惟以忠義自許故不以成敗利鈍為心也前書李筠伐宋此書李筠死之學者比而觀之則宋祖得國之由蓋可見矣

綱目斷曰宋主親帥六軍以圍澤州書圍於上書克於下宋主之惡彰矣李筠竭力拒守城陷而死則其始終徇國之心著焉故前書起兵予倡義也書死之予全節也夫以筠之一死固無所議宋主寧無少愧乎

呂氏中曰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荆廣混一規模大略亦可覩矣

秋七月太祖至大梁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太祖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籍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懦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于驕惰皆趙普之謀也○洛陽廟成遣官奉遷周六廟神主居之仍

命郭玘以時饗祀○八月立王氏為皇后○以趙普為樞密副使初周世宗之世太祖帥師之入滁也得判官趙普與語大悅之嘗獲盜百餘太祖將盡殺爲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者什七八太祖大奇其才留置左右普幽州薊人也（滁郡名今屬南直隸幽州即順天府薊縣名今宛平縣屬順天）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反重進周太祖之甥也太祖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重進乃陰懷異志太祖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猶豫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冬十月遣石守信等討之尋親征十一月至廣陵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太祖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因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太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太祖還汴（青州今青州府屬山東鐵券符契也以鐵為之朱書字國之所以示信令其子孫長享爵祿猶豫獸名性多疑聞有聲則豫登木上下不一故不決曰猶豫廣陵今揚州屬南畿迎鑾鎮在揚州府今儀真縣）

綱目斷曰李筠者周之藩臣也重進者周之懿親也李筠雖藩臣蓋未嘗臣於宋重進雖懿親蓋嘗臣於宋矣不臣於宋則是周之臣也既臣於宋則是宋之臣矣烏有臣拒其君之理耶重進其心既二惡在其為忠罔哉

故綱目於李筠則書曰伐宋曰死之於重進則書曰拒宋曰自焚死二人之是非可見矣

呂氏中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與

宋史斷曰呂氏論韓通李筠李重進在周為頑民在商為忠臣舉三人而斷之一理其辨之未辨者歟蓋韓通身為宰輔社稷是寄李重進為周之甥義與太祖不共戴天其復讐起兵死於國難有所不免呂氏許以為忠當矣李筠自周朝以來擅其鎮賦招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則其逆節以著今掛周世宗像而慟哭不已不過假此以蠱惑衆心欲與太祖決勝負定雌雄耳寧有睢陽哭像之誠乎故自古以來未有先無君而後能盡忠者也以李筠而並韓通相去固亦遠矣

鄭氏天民曰韓通二李之死呂氏中槩以三人為忠而無辨宋史斷則右韓通李重進而左李筠皆未為定論也韓通之忠尚矣無可議也重進安受中書令及後起兵非其本心度為周室懿親恐身有不免而然苟誠有

為舅報仇之心何不發於青州未移鎮之先乎李筠懸
像對使而泣天機觸而良心天發天籟鳴而宿怨氷融
長子守節之諫不聽而軍力單弱不暇顧豈不知怒螳
臂以當萬乘之勢而欲與宋祖爭衡天下乎但求救於
人不知北漢亦君之仇敵而不可同事者謀雖未善而
心固忠矣焉可以昔日必忤於君而遂廢其晚節乎兄
弟閱墻外禦其侮於君獨不然乎又不可觀天理之在
人心者乎後周忠臣筠次通而重進又次之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入貢清源軍今泉州府屬福建

○以竇儀為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

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
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
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
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
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
斂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翰林唐初名儒時召草制詔于北門候進號北門學士明皇改曰翰林待詔開元末改曰翰林學士宋初改文明殿口端明置端明殿學士解體如四肢解折無所統一也

綱目斷曰士大夫立身而為世所貴者莫重乎綱常
綱常不重冠裳而禽犢矣竇儀周朝之臣曩因除州

之物不以應命是則宋王重而用之者實基於此焉儀射一時之利以圖顯榮殊無可否於其間而立身之綱常一棄而不顧抑不知五代以降何無恥之甚哉雖有清介重厚之德過人之才不足貴矣綱目特書深貶之也

辛酉建隆二年凡六國二鎮春正月度民田○夏六月太后杜氏殂初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后遂殂（光義光美太祖弟也德昭子也）

綱目斷曰杜后但知周亡於幼君而不知周之所以亡者托孤匪人也使其如成王之得周公宗訓雖幼宋主烏敢朶頤其鼎且欲太祖傳之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假如太祖在位二十年光義如之光美亦如之德昭至是年已七十餘矣烏有墓木既拱之人而可以帝天下杜后惟據一時目擊之見而造此厲階之說初不知夫死從子婦人分也是安得為賢不此之慮卒陷

其子于魯桓之惡悲夫

講義曰以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蓋有聖母必有聖子也高曹向孟之賢始於此

龜鑑曰慈闈一語金匱豫盟十七載倦勤之後舉神器之大挈而授之龍行虎步之天子堯舜授受曾不是過

劉元城嘗曰三代而下漢唐不能彷彿其萬一蓋亦詠嘆於斯云

宋史斷曰杜太后欲使其子以次皆居帝位而後及其孫此意之遂亦難矣充此意也有必致亂之理吳王壽夢之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以次相授本其父之志也至其孫光與僚而亂作北齊神武之子長曰洋次曰演次曰湛以次相授恃其母婁太后為之內主也然演殺洋之子湛殺演之子婁目睹之而無能救宋太祖於其母命若果樂從則何不明告在廷共守斯誓遂命光義正皇太弟之稱而乃藏書金匱使謹密宮人掌之是不欲其言播於群聽待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於此之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不然則杜初無此言太宗既得位而與普託母命以文飾之姑以愚弄其弟姪使知其亦將有以次相授之漸然後徐求其罪而翦之乎

二泉邵氏曰太后何為有長君之命哉知子莫若母太

宗之不能為周公太后見之明矣信如是太宗宜擾兄
亡弟及之禮傳位太宗詔告天下則名未嘗不正而言
未嘗不順也何必展轉相授以致於子哉宋穆公立宣
公而其子饗之君子曰義使太宗有宣公之心雖不子
之屬子猶得立也不然身後之事其如人之不從何且
周太王之欲傳位季歷為文王也吳子諸樊之欲傳位
餘祭夷末為季子也今皆不然而亦為兄弟相傳之舉
祇自生亂耳

○太祖既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
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儲竊相踵鬬戰不息生
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
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
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
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
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為言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
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然熟觀數人者皆非
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
時亦不得自由耳太祖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
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
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

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太祖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太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以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張光翰為江寧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八姓謂梁太祖朱氏唐莊宗朱邪氏明宗李氏潞王王氏晉高祖石氏漢高祖劉氏周太祖郭氏世宗柴氏凡八姓也十二君謂梁之均王漢之隱帝晉之出帝周之恭帝同上共十二君也統御言其才不能統御衆人託言不可久任兵權麾大將之旗所以指揮兵卒進退也故稱麾下白駒日影也隙空也過隙猶言易過也

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呂氏中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

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讐則勤王之師諸侯必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拙婦濁亂於內則漁陽鼙鼓必不啓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賊溫鋒刃必不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與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太祖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秋七月以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興元今漢中府屬陝西）

○唐主景祖子煜立於江寧景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浸以衰弱楊州既平太祖日習馬舫戰艦於汴京南地景聞大懼遂徙豫章會其彭澤令薛良避罪奔宋獻平南策太祖斬良景始安然終以境土蹙弱憂慮成疾而殂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而遣戶部尚書馮謐奉表于宋頓尊帝號太祖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

明音律窺私視也覘欲得也中原即中國豫章今南昌府屬江西彭澤縣名屬九江府建康即金陵今應天府也謚音密

○冬十月葬明憲太后于安陵○初周世宗命營國子監置學舍未成而殂太祖即位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贊書于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矣○以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漢超至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齊州吏民愛之齊州今濟南屬山東

鄭氏英曰太祖知關南非漢超不可治而強娶民女不償民錢又法所不當容於此果聽民之訴而罪漢超歟愛民則是矣如疑於臣何聽超之驕縱而不治歟禮臣則是矣如害於民何太祖不得已而始以強詞陽責其人不惟可以絕民之訟而且安將之心復陰諭漢超而姑貰其罪不惟可以感將為善而能使將愛民矣是君

以民為心而愛臣臣以君為心而愛民豈若專於為臣而不恤其愛民專於為民而以刑名繩下者哉

○以郭進為西山巡檢使進至西山威令嚴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汝敗可自投河東其人即踊躍赴敵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

宋史斷曰郭進守西山軍校有妄訟其不法者太祖察其誣妄遣中使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以快其意曾鞏遂以為馭將得宜斷曰可謂厚之以誠矣嗟乎太祖之心豈得已哉蓋以郭進量寬而德厚禁明而令嚴邊寇未平四郊多壘不如是不足以安邊將之心而責其成功耳向使郭進如王彥昇之暴軍校所訟皆實太祖之制又安得如是而施邪此一時應變之權非萬世不易之法也曾鞏之言安知馭將之宜哉

壬戌建隆三年○唐後主李煜元年○凡六國二鎮春正月命州縣長吏勸課農桑○太祖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跋扈）猶言強梁也扈竹籬也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入水退小魚獨

留大魚跋籬扈而出故曰跋扈也

宋史斷曰禁暴止亂誠帝王保民之盛德也湯武得之而成吊伐之功後代失之而致覆亡之禍失之者非特主自失之蓋由國柄下移奸臣枉法殺人而主不能禁耳民之有生主不能保安得不歸於亂太祖初興深知是患故以人命為重特下是詔以禁之宜其撥亂反正而能混一四海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能一之詎不信與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卒子紹鎡嗣其將陳洪進執紹鎡歸之于江寧以副使張漢思為留後○冬十月以趙普為樞密使○遷其故主鄭王宗訓于房州（房州）今房縣屬襄陽府

○宋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武平）今常德府屬湖廣

○十一月荊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子繼冲嗣（繼冲）保融子荊南今荊州府屬湖廣

○十二月衡州刺史張文表叛襲潭州據之保權表請救于宋（衡州）今衡州府（潭州）今長沙府俱屬湖廣

○高麗來貢（高麗）國名今朝鮮國是也

癸亥乾德元年○是歲荊南亡○凡六國一鎮春正月命慕容延釗帥師討張文表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初盧懷忠使荊南還言曰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歛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

及延釗行太祖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延釗假道江陵以討文表李處耘至襄州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自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彊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荊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為無虞是夕保寅宴于延釗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處耘令待延釗自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擄之矣荊人束手聽命即發江陵卒萬餘同趨湖南繼冲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戶一十四萬二千二百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之于宋太祖受之以王仁贍為荊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馬步軍都指揮使荊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孫光憲為黃州刺史（控弦控引弓弦也襄州今襄陽府屬湖廣倍道倍加也兵法日行三十里謂過一倍而行黃州今陸府屬湖廣）

○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周保權牙校張從富等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得入太祖遣使諭之從富等不聽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獲保權以歸太祖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湘

湖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户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千牛刀人主防身之刀取庖丁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硎之義

○置義倉于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於預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稅二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貸○唐清源將陳洪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秋七月太祖幸武成王廟歷觀圖壁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武成王唐肅宗追贈呂望為武成王立廟祭之以歷代良將白起等十人為十哲范蠡等六十四人配享殺降白起殺趙將趙括坑降兵四十萬於長平

○十二月皇后王氏崩謚曰孝明附遷安陵

○初置諸州通判太祖懲五季藩鎮之專頗用文臣知州以分刺史之權趙普請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矣

呂氏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

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而天下之勢一矣

甲子乾德二年○凡六國一鎮春正月范質魏仁浦王溥罷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有形迹屢求避位至是從之自唐以來宰相入見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論從容賜茶而退質等憚太祖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言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太祖從之由是坐論之禮始廢又退批所得聖旨同列皆書字以志之奏御之多始此○以趙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太祖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太祖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太祖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太祖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太祖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太祖曰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太祖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太祖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默然良久曰

鄉可謂深慮矣普常薦其人爲某官太祖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從太祖久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於太祖及已者爲言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太原郡名屬山西弾丸黑子言其小也物色形狀也

○夏四月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太祖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上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李氏沆曰按唐故事知政事參議朝政參知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政事參知機務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

尚淺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
平章事亜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遠追漢御史大夫
亜相故事為對以參知政事為宰相下一等穀失之矣
議者惜之
○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貴州團
練使
○冬十一月以王全斌劉光義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都
部署崔彦進王仁贍劉廷讓曹彬副之將步騎六萬分道
伐蜀先是蜀主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
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太后李氏嘗謂蜀主曰吾見莊宗
及爾父臧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
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
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相李
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内其在
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欲通使樞密
使王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太祖詔蜀邸
吏將卒先在江陵者悉放還而蜀主遣趙彦韜孫遇為諜
入汴覘強弱彦韜潛以蜀主與北漢約同舉兵濟河蠟書
獻之太祖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
令彦韜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

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以圖授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光義等由歸州進諜探敵虛實之人以蠟為丸置書其中故曰蠟書鳳州屬陝西歸州屬湖廣

○十二月劉光義克蜀夔州遂及蜀歸保正戰于三泉獲之王全斌克蜀興州夔州屬四川夔州有鏁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駁具光義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鏁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候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鏁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取舟而上破州城蜀守將高彥儔自焚死悉從太祖計興州縣屬陝西

○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雅樂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

乙丑乾德三年○是歲宋滅蜀凡五國一鎮春正月王全斌等乘勝而前蜀主遣王昭遠趙崇韜等帥兵禦之蜀主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宋師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退保劍門宋師進次于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諸軍宜各陳進取之策軍校向韜曰降卒牟

進言益先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劒門南二十里至清強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劒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史進德趍來蘇而自帥大衆前進進德至來蘇次清強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劒門自引衆退屯漢源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劒門昭遠股栗失次甲戌全斌至與趙崇韜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昭遠崇韜壬午全斌克利州得其糧八十餘斛甲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議請降因命李昊草表初前蜀王氏之亡也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乙酉降表至全斌等受之乃入城時劉光義克萬施開忠遂五州聞蜀王已降乃引師會全斌于成都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九（如意爲用執之供指麾劒門在四川保寧府服慄恐懼貌）十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九（萬縣屬夔州施州衛屬湖廣開縣屬夔州忠州屬重慶遂寧縣屬潼川成都屬四川）

○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太祖設氊幃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貂鼠屬北方地寒以貂皮被額以之爲冠飾取其內勁悍外溫潤之義）

綱目斷曰宋之太祖恩及將帥如此宜其得死力以成

功也若夫蜀之君臣亦皆乳口之見況其約漢侵宋以
發禍蒙耳被俘于宋宜哉
二月壬寅朔日當食驗天不食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者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杜預曰日行遲月行疾月遲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地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日道裏則不食也
○三月兩川兵起王全斌等討平之全斌等在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太祖詔發蜀兵赴汴州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蜀兵憤怨行至綿州遂作亂刼屬邑衆至十餘萬獲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私其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於是邛蜀等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崔彥進高彥暉田欽祚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誘致夾城中盡殺之久之曹彬劉廷讓力戰大破師雄於新繁走保郫縣全斌仁贍等復攻之師雄走死康延澤丁德裕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綿州彭州俱屬四川成都府在我爲要在彼爲害故曰要害兩川謂西川成都府東川潼州府邛州屬嘉定州蜀州今崇慶州屬成都府十六州謂

邛蜀雅果遂喻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等州新繁縣名屬成都府

○蜀主孟昶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五月乙亥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丙戌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六月甲辰拜昶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子玄喆為泰寧軍節度使庚戌昶卒太祖廢朝五日追封楚王謚恭孝昶母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太祖聞而傷之喆揭哲反泰寧軍今山東兗州府酹盧對反以酒沃地也

○初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太祖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召翰林學士竇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太祖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周世宗乾德中太祖平淮甸或譖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亟召上諭曰卿方為朕作將帥闢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太祖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

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也○十二月回鶻于闐入貢于宋回鶻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唐以其地為交河郡今火州是也于闐古于闐國居葱嶺之北二百餘里自漢至今皆入貢

○女真遣嗢突剌來貢名馬女真古肅慎地在混同江之東即今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今因之

呂氏中曰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稱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門島渡海一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安得不啓中原之禍

丙寅乾德四年○凡五國一鎮春正月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孔子祀宜孔子四十四代孫而文宣公仁玉之子也五季以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五月親策賢良方正之士姜涉等于紫雲樓○占城來貢占城國名

丁卯乾德五年○凡五國一鎮春正月太祖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貨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為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劉廷讓廉謹並進爵秩曹彬自蜀還槖中唯圖書衣裳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太祖深嘉

之以為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太祖曰鄉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崇義軍名今湖廣德安府隨縣昭化軍名今陝西漢中府金州）

李氏燾曰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令既振則易於反掌偉哉我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弔民尤切留意於賞罰之際王全斌曹彬皆平蜀將帥也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以致亂則貶降而不恤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強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呂氏中曰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也漢高祖雖得韓彭之力然終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酷之罪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二月以西川轉運使給事中沈義倫為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蜀獨居蔬食及東歸篋中唯圖書數卷而已太祖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唯薦義倫可任太祖亦聞其清節過人因擢

用之○三月五星聚于奎初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仲春之月日在奎奎宿在降婁之次聚奎如連珠在降婁奎主文章蓋天下文明之象拾遺官名二拾遺謂盧多遜楊徽之二人也不與謂不得預見也

呂氏中曰以五代雲霧昏曀之久所以啓我宋天日開明之候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然奎星固太平之象而實重啓斯文之兆也當是時師魯明復之經未出安定湖學之說未行於西北伊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

○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光睿嗣

戊辰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運元年○凡五國一鎮春二月立宋氏為皇后右衛將軍偓之女也○三月初覆試貢士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太祖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始聞黨與頗容竊次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中書覆試

宋史筆斷曰人臣之節莫善於不貪亦莫不善於至貪蓋貪則必至於奸佞奸佞相濟而為惡之心無所不至矣觀乎古之貪臣曲學以阿世竊祿以專權蔽人主之

聰明納四方之賄賂賣官鬻獄濁亂朝經大肆奸回勢傾中外而莫知紀極者孰不由於貪乎陶穀以一介布衣爲周朝之翰林承旨亦已榮矣夫何於太祖受禪之須弗問弗詢遽出袖中之詔以自售豈非深欲太祖見知而冀登揆路歟穀之肺肝瞭然已在太祖目中矣已志不遂復使其子邴登第太祖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覆試由是穀之計遂沮矣嗟乎穀之計屢發而屢不中者何哉蓋以天生明德將欲使天下大治而奸佞不能施其巧耳向使氣運稍衰主不能察則穀幾何而不爲奸佞之歸乎

○以董遵誨爲通遠軍使先是太祖即位召遵誨諭之曰鄉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請死太祖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怨邪乃自驍武指揮使拜馬軍都軍頭至是以夏州近邊授之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刲羊釃酒宴犒甚至衆皆感悅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牛馬數萬夷落已定秋毫不敢犯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太祖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太祖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矣夏州今寧夏衛酋長毗帥之稱剌音奎割刺也釃音疎下酒也

綱目斷云自古帝王之興莫不各有神異觀紫雲黑龍之事則彼吞卵履跡之兆不誣而趙宋之興也孰禦況於遵誨不念舊惡惟結新恩而其量尤非凡主之比宋業之興豈偶然哉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先是北漢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召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顒參預國事既又殺樞密使段常以郭無為為相悉委機務遼主遣使責之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五漢主遣使謝曰父為子隱願赦之遼主不報而拘其使漢主亦憂憤成疾殂初太祖嘗因北漢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大祖哀其言故終鈞之世不加兵焉按護聖營卒薛釗娶世祖女生繼恩及世祖鎮太原爵位通顯釗以微賤罕得見其妻居常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之妻奮衣得脫釗乃自剄繼恩時幼世祖以漢主鈞無子命養之後釗妻乃改適何氏生繼元漢主又養為子至是繼恩即位五臺山在五臺縣五峯高出雲表頂皆積土因謂之曰臺世傳北方有文殊師利所居之地曰清涼山者即此也太行山名其勢綿亘數千里雖然因地立名其實皆曰太行禹貢太行恒山至於碣石蓋相接也今平陽澤州彰德懷慶衛輝等府皆有

餘姚方氏曰太祖諭劉鈞降鈞諜報曰河東誠不足當

中國然區區爲守者懼劉氏之不血食也史稱太祖哀其言終鈞之世不加兵予意不然昔吳王夫差栖越會稽越王行成夫差舍之後爲越敗而亦請成越王不許遂亡太祖宜知之矣況兵家之道用而示之不用能而示之不能是將用之而示以不用能之而示以不能未可知也其肯哀其甘言而舍之乎特以天位甫定恩信未著我民未有親上死長之誠而彼未有僕我來蘇之望兼之遼爲唇齒急必赴援未易卒勝有待而未發耳觀其幸趙普家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疆寇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何所逃乎太祖曰我意正然則其所以不加兵者此爾豈爲哀其言哉若果哀之則他日唐李煜之遣徐鉉求成何以曰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而獨不哀之耶

○八月李繼勳帥師攻北漢九月北漢侯霸榮弒其主繼恩漢相郭無爲誅侯霸榮漢主繼元立遂告即位于遼且乞師遼大發兵遣兵馬總管撻烈將而赴之○冬十一月享太廟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太食來貢

己巳開寶二年○遼景宗賢保寧元年○是歲凡五國一鎮春二月遼主田于懷州獲熊歡飲醉馳還行宮夜分近侍小哥盧人花哥庖人辛

百等六人弒之年三十九廟號穆宗

史臣曰遼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見誅諭臣不濫刑切諫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獵無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變起肘腋宜哉

遼主賢立賢聞遼王璟被弒帥甲騎千人赴懷州群臣尊曰天贊皇帝加耶律屋質于越知國事賢小字明扆世宗第二子穆宗養之宮中即位是爲景宗

○三月太祖命李繼勳等進薄太原大敗漢兵于城下太祖自發汴至太原築長城圍之城中大懼然猶恃遼爲援夏四月何繼筠逆遼師于陽曲敗之斬首數千太祖命以所獲遼俘示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進薄迫近之義左傳宋師末陣而薄之迫與之戰也陽曲縣今屬大名府

筆斷曰太祖料契丹必由鎮定嶺入援太原命瀛州防禦使何繼筠領精兵數千越石嶺關拒之翌日繼筠子承霄果來獻捷其與魏武遣將擾守合淝命之曰樂進城守張遼李典出戰敵至果大破之同出一揆魏武矜之自謂長於料敵而歸功於已太祖喜之以爲繼筠之功而稱建武軍節度使何功賞相去若是之遠耶蓋魏武之心不過欲神其謀氣壓諸將使人有所懾服太祖

之量直欲包容宇宙削平禍亂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耳噫量既不同則事業固有所不同矣

○五月初命諸州獄吏恤繫囚太祖以暑盛詔獄吏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户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太原圍久遼援不能進殿前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繫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時大軍頓甘草池中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言曰蕞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豈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太祖從之乃命趙普諭諸將解圍而還蕞爾小貌晉陽今太原府上黨言其地極高與天為黨也今潞州

庚午開寶三年○凡五國一鎮春三月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太祖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欽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太祖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秋九月詔脩前朝諸陵被盜發者詔洛陽鳳翔雍輝等州周文武成康王秦始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後魏孝文西魏文後周太祖

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德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重塗所在長吏致祭

○南漢主委政宦官龔澄樞尤貴幸用事作燒煑剥剔刀山劒樹之刑賦斂煩重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京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無度太祖聞之嘆曰吾當救此一方民乃令南唐主爲書諭鍠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諸州鍠因唐使報書甚不遜唐主上其言太祖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之時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剪滅殆盡及聞宋師至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郭崇岳等禦之九月宋師至富州克之斬其將伍彥柔澄樞遁還十月克賀州十一月攻昭桂下之十二月克連州大敗漢兵斬首萬餘遂下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鍠聞韶破窮蹙遣郭崇岳屯馬徑以禦宋崇岳無謀勇唯日禱于鬼神而已離宮天子出遊之宮也桂州今桂林府屬廣西富州屬昭州昭桂二州名連州屬湖廣韶州屬廣東賀州屬廣西馬徑砦名在雙女山下去廣州府城十里

辛未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凡四國一鎮春正月潘美克英雄州進將薄城漢主懼欲迎宋師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美遂進攻崇岳爲亂兵所殺城遂陷美入城擒漢主及澄樞文武九十七人部送汴京有宦者百餘盛服請見美曰是椽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

百四十户一十七萬二百六十三英州今英德縣雄州今南雄府椓竹角反刑也宦者乃刑餘之人故曰椓人

○夏六月封劉鋹為恩赦侯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李杞薛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絶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劉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太祖幸講武池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捧盃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乞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太祖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邪命取鋹酒自飲之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大梁郡名今開封府

○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溫叟為開封尹光義聞溫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太祖嘆賞久之溫叟為中丞十二

年屢求解職太祖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太祖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

呂氏中曰國初用人之道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劉中丞任之十二年趙中令之相十一年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關南凡十七年皆久任而成功也

○初太祖擇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為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郊禮畢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太祖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諸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內臣李承進逮事後唐者太祖問曰莊宗以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承進言其故云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祿秩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太祖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耳（川班殿直）謂選川蜀兵為班以直禁殿也（登聞鼓）謂民有寃抑令擊登聞院之鼓自陳有司錄狀以奏聞也按長司登聞路鼓之制唐代宗詔天下寃滯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

者聽擊登聞鼓德宗設鼓於朝名曰登聞受民申訴宋初有鼓司景德中改鼓司為登聞鼓院此其創立之制也（援例陳乞）援引御馬直之例乞增給也（撫髀）撫推繫也（髀）股骨也（夾河戰爭謂梁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其四寨晉於是得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晉主存勗稱帝國號唐梁遣王彥章攻之不克遂死之唐竟滅梁自唐天復二年梁唐相攻至後唐同光元年梁為唐滅凡二十一年唐始得天下也）

壬申（開寶五年○凡四國一鎮）春正月禁民鑄錢為佛像浮屠（慮愚民多毀農器以徼福故禁之浮屠釋氏也俗稱曰佛）

○夏五月大雨河決太祖謂曹翰曰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顧在朕躬勿施於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是必不能為災也太祖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關使之然邪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太祖曰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顧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稱萬歲（信宿）謂再宿也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侍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宜有退候之果退二舍矣蓋一舍三十里也庭在掖門內故曰掖庭掖門宮中之小門在正門之旁）

○秋七月未寧公主嘗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

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為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呂氏中曰剏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為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為儀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為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爲甚遠可不謹哉

癸酉開寶六年凡四國一鎮春二月高麗王昭卒子伷立○三月周鄭王宗訓殂於房州太祖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焉○覆試貢士於講武殿自是殿試遂為永制○夏四月命薛居正監脩五代史○交州丁璉來貢詔封璉為交趾郡王交州古南交之地漢置交趾郡唐置安南都護府元為安南國本朝置交州府尋廢之

○遼于越耶律屋質卒于越者遼之至貴之職而其位居南北太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

○武寧節度使高繼冲卒○秋八月趙普免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羨李檝以贓論死廷臣多

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暇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冐稱普市貨粥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方以文學得幸而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刑名見帝言之帝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齵二齒命左右曳出黜為商州司戶知州虞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隣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訟普親信堂吏胡贊李可度受賕骫法普復庇二人帝怒挾贊可度而召德驤為秘書省擢有隣秘書正字普恩益普嘗設大尾壺於視事閤中中外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會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

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諸宮中（粥音育賣也附會依附而會合也 社斧大斧也 鬻五各切齒斷也 靈武屬陝西寧夏衛骫都詭及曲也 河陽縣名今孟縣屬懷慶府 大漸言其疾大進危殆也）

呂氏中曰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其再相大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普以天下為已任故為政專所以啓雷德驤父子之謗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倫不過方重清介自守之相爾

○九月呂餘慶罷○帝封弟光義為晉王（兼侍中班宰相上）帝加子德昭同平章事以薛居正沈義倫平章事盧多遜參知政事○冬十二月行開寶通禮（帝命李昉劉溫叟本開元禮損益為二百卷號通禮行之）

甲戌七年（凡四國一鎮）夏四月遼使耶律昌木來朝三佛齊來貢（遼此始通也 三佛齊南蠻之國名也與古城為隣居真臘爪哇之間唐天祐初始通中國）

○九月命曹彬帥師伐唐初帝屢遣使喻江南國主入朝不至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將兵十萬以伐之將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

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宋史斷曰自古圖王之人未嘗不窮兵黷武恣於殺戮而竊窺鼎祚其意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天下殊不知天命所歸人心所向不在乎強暴而在乎仁義也太祖初興四海鼎沸群雄並列北有契丹劉鈞李筠東有李重進西有孟昶南有李煜廣有劉鋹浙有錢俶其餘鼠伏山谷狐潛草野比比皆是以當時形勢而言孰不以為當大舉兵威極其殘酷然後可以削平禍亂太祖之心則不然以四海為己憂以弔民為己任興師致討務盡其仁初征太原道經麻衣和尚院躬祝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及城未下諸班衛士咸願登城效死帝曰吾寧不得太原不欲令汝輩陷必死之地後討江東命曹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其仁心之大義聞之羮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為堯舜之君矣宜其受天明命奄有九有而垂三百年之鴻業也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又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冬十月彬等發江陵水陸並進閏月克池州敗唐兵于鋼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以舉進士不第因

謀歸宋乃釣魚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竹絙自荊渚而下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帝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鄉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遂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與唐師遇輒敗之（池州直隸南京銅陵縣屬池州采石磯在太平府城北維繫也度量也絙居鄧反大索也）

○五代史成凡百五十卷帝覽之謂宰相曰梁太祖暴亂若此宜其賊虐於子也○十二月吳越王俶奉命圍唐常州（常州今直隸南京）

乙亥八年（是歲唐亡凡三國一鎮）春三月遼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如遼（報使也）八月遼使耶律覇德來致方物○曹彬圍唐江寧屢敗唐師於城下潤州復降唐主危迫十月乃遣其吏部尚書徐鉉等貢方物上表以求緩師鉉言于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柰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初鉉在江南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大臣亦先白帝曰鉉博學有才辨宜有以待之帝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踰月唐

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反覆論辨不已帝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而退仍各厚賜遣還（潤州今鎮江府鼾候肝反睡熟而有聲也）

宋史斷曰太祖折徐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大哉王者之言也又曰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斯言似失於倉卒而不能明其王道之大於天下矣古之帝王以天下為一家者譬如天之所以為天無不覆燾無不化育也禮樂刑政總之為乾綱孝弟忠信扶之為世教柔而順公者則脩文德以來之強而梗化者則發兵將以伐之使危者安溺者濟死者生疲癃老弱咸囿於春風之中困阨顛連俱沐於恩光之下斯則以天下為一家之道也世至五代天命屢革而王道不行四海糜爛於干戈生民顛頓於虐政未聞有以弔伐為已任者也幸而天眷有德太祖作興伐罪弔民兵不血刃自舜禹以降未有若是之仁者也故竊盜名字者正宜束身歸命共沐王化豈可謀據一方偷生鼠鑊而使蘇張倭舌遊說於堯舜之庭乎當此之際太祖宜責鉉曰朕以天命討平禍亂必使天下為一家終不令朕赤子陷於水火之中也歸語汝生欲降即降不降即

守毋貽後悔禍延黎庶如此則其僭竊之心必有所拆矣當時謀國諸臣皆不出此遂使太祖弔伐之仁不能昭明於世而失於鼾睡之言噫趙普諸臣不得不任其咎矣

○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者以聞○彬圍唐日久唐主猶不知之一日登城見列柵于外旌旗遍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先是兵柄委皇甫繼勳至是殺之彬頓師城下俟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十一月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彬即稱愈乙未陷城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唐主率臣僚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煜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柰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江南賴以保全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户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捷至群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富氏弼曰太祖之愛民深矣平一方而不為喜蓋念民

無定主當亂世則為種者所脇及中國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橫遭鋒刃者遂至於感泣也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也

呂氏中曰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主不啻仇讐而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鋹酖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故僭僞之豪悉得保全老死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管而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宋史斷曰自古僭竊之主窮奢極侈濫刑不道天將夷滅其國固有災異屢見而至於滅亡者有災異不見而亦卒至於滅亡者災異屢見而至於滅亡者秦符堅趙石虎是也災異不見而亦卒至於滅亡者蜀孟昶南漢劉鋹江南李煜是也蓋符堅亡而有姚長之暴石虎敗而有石閔之凶民受其禍是猶脫虎口而就虺毒也天安得不垂災異乎孟昶劉鋹李煜之滅而有太祖弔伐之仁民受其福是猶避水火而歸父母也天安得復垂災異乎由是觀之天之眷祐下民未嘗不全其生育而恤其災禍也然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彼違天而虐民者果何心哉故史書曰圍金陵不曰攻金陵

又書曰江南平下曰破者于以見太祖天命人歸之德非前代人主所能及也

○進封劉鋹爲彭城郡公（彭城郡名今直隸南京）

丙子九年（十月以後太宗即太平興國元年○九三國一鎮）春正月帝御明德門以唐主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帝見而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李煜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録用之帝召徐鉉責以不早勸煜降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他帝曰忠臣也又責張洎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自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進榜子云奉勑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鄉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鄉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奉正朔謂奉行宋之正朔不自改制也露布每

戰克欲使天下聞知乃以板書獲捷之事不封之以示明告中外蠟丸書以蠟為置書其中使並去聲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左傳獻俘受馘註謂獻之於廟俘軍所獲囚也

呂氏中曰漢高帝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殺諸將之心矣曹彬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淮南蔣氏曰孫武子曰將受命於君者也而君命有所不受又曰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何也以生殺之權與人者其功必可成以智功之迹自露者其善不足數漢文帝以周亞夫為真將軍按轡徐行不敢馳驟甘聽門士之約束而議者謂爲唐先有以啓之矣所謂上古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治之閫以外將軍治之細柳之事由其有斯言在耳以為之主也不然禍豈能免乎此皆書生之常談不足與議攻伐之事也軍覆而不斬將命將而復使將受命於君此碎城喪師殞身辱國接踵於後世而猶不知悟乃緝墜緒而謂出新議以誇人抑不思甚也若夫成功而自誇此則取禍之道耳如王濬與王渾爭平建業之功每進見武帝陳其

功伐之勞或不勝憤徑出不辭周書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濬豈能知此哉善乎范通教濬有曰鄉功則羨矣然所以居羨者未盡善也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如是則濬非晉之人物矣計不出此而與渾爭一朝之功則富貴之弼人如人飲醇酌必至於狂悖而不知所為也悲夫故仲尼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至於太祖欲伐唐以匣劍授曹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毋惜此劍真得古人命將之體矣又曰俟克李煜當以鄉為使相後乃曰本授鄉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此則太祖之失也奪即奪與即與乃人君之剛斷既曰授之又曰姑少待之如以羨物與嬰兒惟恐其再索而不能相繼也此豈為君之道也哉韓信拔齊請以假王鎮之高祖曰大丈夫當即真奚以假為遂裂數千里之地而封之項羽刻印刓吝弗能與卒至漢興而項滅矣使彬如王濬之淺夫彼唐何以伐哉蓋太祖有以習夫養鷹者之術矣飢則用飽則掣此非所以待夫彬也若夫彬揣摩太祖之意若合符契則太祖之範圍彬已先觧之矣

鄭氏景輝曰太祖素以誠信御下而此舉為食言曹彬

平生清謹知名而退語為失言雖然使相之吝愈於漢高濫賞而莫之繼得錢而顧足賢於韓信之觖厚望者遠矣

○吳越王俶來朝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三月賜俶劒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封孫氏為王妃留兩月而遣還辭歸帝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一日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每脩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識音志記也左傳齊桓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三月帝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帝少子也）

○帝如西京遂拜安陵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帝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帝弗從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帝不答晉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四月還東京（安陵宣祖陵也漢都關中置長安縣今屬陝西西安府魏武侯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起對

日在德不在險
殫音丹盡也

○曹翰屠江州殺唐守將胡則先是唐之州郡皆降獨江州未下刺史謝彥實乃集衆謀納欵指揮使胡則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忍負之刺史不忠欲背國爾曹能從我乎衆皆聽命乃與同列宋德明等攻彥實彥實逃詹霤中執而殺之集衆為唐固守曹翰圍之城陷翰執之數其距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盡屠其民厥後曹彬子孫貴盛累世翰沒未久而子孫有為乞丐者（江州今九江府）

宋史斷曰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將者武夫也聖人亦不得已而任之任非其人而假以生殺之柄則其屠戮之禍庸有已乎太祖深知其然每遣將吏必諄諄戒之曰慎勿妄殺當時諸將莫不奉命所不奉命者惟曹翰一人而已翰至江州胡則率兵拒守翰怒其拒命執而要斬之又忿江民許掠民家遂屠其城何其慘酷之甚耶昔李廣之殺降卒慮其有變故也則為義士今已就執何其震怒腰斬以快其忿其好殺之心猶有甚於師纖之暴矣然而天道好還理無不復白起之喪杜郵坑趙卒也李廣之不封侯殺降卒也史稱翰歿未久子孫有乞丐者蓋以為殺戮過當之報嗟乎以翰

之屠戮而言其報豈止如是而已哉宋之元氣亦為翰所喪多矣厥後金人入寇縱兵大掠二帝蒙塵忠良遇害其禍豈不尤慘於江州乎故世之為將者誠不可不以曹翰為監而以殺戮為戒也

○秋八月命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宋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郝崇信王政忠閻彥進齊超孫晏宣安守忠齊延琛穆彥璋等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遼遼主遣其將耶律沙救之（忻代汾沁遼石六州名俱屬山西道）

○冬十月帝有疾壬子召其弟晉王光義入侍是夕帝崩先是帝不豫壬子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延入大寢屬以後事宦官宮妾悉屏之左右皆不得聞但遥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帝性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即位之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

深居閉門何益既而微行愈數有諫者輒語之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易耶早刻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嘗宴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京城新宮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謂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耻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又謂宰相曰朕觀為臣者比多不能有終豈忠孝薄而無以享厚福邪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本嘗容貰也晉王嘗病亟親往視之自為灼艾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善於任使即位之初交廣劒南太原荆湖江表遼夏皆敵國也因注意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内斌

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幕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資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拓越吳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初年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有府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戶二百九萬五百四云（屏音迸逐也戲音擢築也春也（棄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瀛州）今河間府常州今真定府易州今保定府陽府（隰州）屬山西平陽府（昭義）今山西路州（延州）今陝西延安府（慶環）二州名今屬陝西慶陽府（原州）今陝西平涼府（筦）與管同（榷）音恪筦榷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謂禁民私賣酒醋茶鹽之類官自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

胡氏一桂曰帝即位之初長慮却顧深思天下自唐末以來生民塗炭已知所以為處藩鎮收兵權之道以皆居潤權知鎮州此以知州易方鎮也既命文臣知州又各置通判以貳之所以分節度使之權也又命朝臣疆幹者出為知縣所以革藩鎮驕縱之弊也又擇諸道驍勇兵入補禁衛所以收方鎮之兵也又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於先復以後苑之宴罷王

彥超等五人節鎮於後於是藩鎮宿衛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其於削平僭亂也親征李筠而澤潞平親征李重進而淮南定於是平荆南平湖南平蜀平南漢平江南王師所至勢如破竹考其命將遣師之辭不過曰諸將毋得侵暴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曰切勿暴掠生民暨捷書來奏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害思布聲教以撫安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真天地父母之為量者矣豈區區土宇版章之歸而已哉當時惟河東未平吳越久已奉正朔來朝矣西北二方慮之甚遠積貯金帛期滿五十萬與契丹贖幽燕地否則決戰期以絹二百萬匹可易敵人首一萬心未嘗一日忘中國故地也假以十年河東不日平石晉棄地亦可復若夫收靈夏特餘事耳江南甫平逾年而帝已晏駕惜哉其重儒術也數幸國子監親賛孔顏謂須用讀書人為宰相而武臣亦欲令讀書其取士也復拔萃之科嚴覆試之法其制兵也置剩員以處退兵親臨講武殿以閱習其理財也置封樁庫收市舶利禁羨餘之獻其愛民也臨御之初遣使諸州賑貸分詣城南賜飢民粥曹州飢運京師米以賑之其勸農桑也詔長吏勸課其卹刑獄也定大辟覆奏之法以暑

氣命諸州獄吏灑掃洗滌至於抑奢侈廢川班直碎七寶器戒公主勿飾繡翠嘗出麻縷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即此而觀君人之道真偉然矣究其所以然者豈無所本哉帝嘗聞道理最大一言既足以為植國之根本而其正心脩身之學實有非人所能企及者至於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又曰朕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朱文公稱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誠哉是言矣他如是周太后如母與少帝殂為舉哀輟朝保全功臣俾皆老死牖下其忠厚之至有可言者矣至於遵母后遺教寧不以天下私其子竟以授其弟孝友之道又何以加於此哉至於一兵一財皆朝廷自制之故其始也雖足以戢姦雄之變而其後也亦漸無以禦外敵之驕雖太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國初文事已即開端武畧已微不競矣雖理勢之固然然仁厚一脉肇三百年之久夫豈易能哉吁帝吾無間然矣

劉氏定之曰太祖太宗之終始見於史者若此新安胡一桂謂其不能不起萬世之疑夫史所謂屬以後事者非傳位乎太祖果欲傳於其弟則豈不宜使人聞其言

而何為雖已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太宗果得其傳於兄則亦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為雖兄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德昭等在外固不得聞宋后等必侍疾而亦悉屏之使不得聞太宗之意欲何為豈非因太祖無傳之之言而遂行奪之之計者哉故非但授受之際無一人在旁得聞其言惟其兄弟自知之而殞絕之際亦無一人在旁得見其實惟其兄弟自知之太宗雖家置一啄其何以解萬世之疑而免弑奪之罪哉昔隋文帝之終也既以位與其子廣又以位與其子勇於是廣散遣文帝左右之人而行大事今太祖之終也無乃亦既嘗欲與其弟又將欲與其子是以致太宗悉屏其左右之人而踵楊廣之故智乎史謂但遥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俄而殂斯狀也斯聲也可疑也亦可駭也而何其殂落之奄忽也宋后母子託命之言其悚懾于太宗之餘威又可知也或者謂太祖之於其弟友愛天至稱其龍行虎步異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於其有疾而灼艾也為之灼以分痛而何至於晉王之有心以賊其兄哉噫古者帝王兄弟若漢景帝之於梁孝王武宋文帝之於彭城王義康其初也亦未嘗不相友愛然其後

也弟有次及之望兄無付託之誠因循積久間隙生焉大利誘引之於前群小推擁之於後而兄弟遂不相容豈特太宗哉史謂是夕宋后遣王繼恩召其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直廬曰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王從者德玄曰使當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以此證之亦可見其挾詐乘機之未為無心未為無黨內外布置有自來焉豈一日之積哉抑此史之足證者有史所不載而出於小說家者曰金酋粘罕生而腹下有瘢類太祖殂時之狀其後粘罕入汴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冤也此其言誠鄙俚然可以證太宗之事雖野人俗夫尚能言之以貽後世不可滅沒爾夫君親天倫也弒奪大惡也不可以輕增加於人亦不可以輕末減於人故謹而書之非但以追懲於既往而所以懼亂賊於方來焉此春秋之意自孔氏者當世守之其可苟哉

華亭夏寅曰宋論云三十篇首祖胡一桂之說傳疑啓釁發太宗弒逆之故吾萃我皇明文章有取宋論數篇而出其說黜之是不欲以弒逆加太宗則胡可以不辨

吾觀太祖英武超世而質任自然其佐世宗於兵間戰高平摧南唐諸州初豈有黃屋之願世宗既崩命爲都點檢以輔嗣子黃袍加身雖晉王趙普及諸將謀然天厭五季之亂而生賢哲擬其後世宗太祖皆撥亂之才繼世以安天下太祖欲終不取得乎陳橋之變牧野之役韓通之贈伯夷叔齊之不敢兵武王太祖豈遽忘君臣之義天討天命蓋有不得而釋者矣受周之禪東取唐西取蜀壯收澤潞南開荆廣天下固已大定矣于此之時循漢唐故事立德昭爲皇太子以繫天下之望誰能禁之乃奉母后臨殁之言篤愛晉王又嘗與群臣言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爲太平天子太祖獨不省天子無戲言哉顧以世宗平日嫌猜而莫能害已晉王之福德蓋亦有天命焉微行之際不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太祖之心事可以瞭然見矣劉氏乃謂太祖於其母命若果樂從何不明告外廷而使謹密宮人掌之是蓋不欲其言播於群聽欲待時移事改而背之噫其不然矣夫以太祖之英武質直友愛天至傳之一言決耳豈好爲此彌文之舉假令授弟之意不堅晉王德業日盛不及今謀之趙普以安德昭而便國家欲俟何時之移何事之改何所爲而背之耶若俟夫彌留之頃倉卒暮夜

以冊立大事復從中出踵李唐叔代故弊吾恐太祖創
業垂統又決不至是也且晉王既入侍則國其國矣亦
獨不為兄弟忍須臾而至此極耶劉氏又謂晉王挾詐
乘機之未為無心未為無黨內外布置非一日之積噫
自太祖削平諸國威震天下故人宿將皆釋兵就鎮諸
王又未嘗開府置兵而家人上下孝愛肅穆晉王雖
欲樹黨潛布腹心安得內外皆同而德昭兄弟久而莫
覺邪劉氏旁引曲證無非欲成太宗之獄曷不觀其平
生兄弟之間乎灼艾分痛容有虛情其得張齊賢不用
語晉王曰留汝異日作相此豈空言愚弄之耶若夫宮

燭之下左右悉屏晉王時或遜席太祖引斧擲地好為
之言吾意太祖克遵母命藏之金匱安知此時太祖不
與晉王申言太后有天下大慮亦欲晉王以次傳之秦
王德昭以母忘金匱之盟晉王不敢遽當時起而遜避
耶太祖嘗雪夜過趙普俟晉王至同議下幽燕之策未
決也安知此時太祖不與晉王言今日天下一統錢塘
久奉正朔獨幽冀未下遺子孫患而太宗以今國家兵
力剪北漢勢若孤囚漢滅然後圖契丹復中原故地錢
氏雖臣屬必納土然後天下定于一太祖無乃是其言
而謂之好為之耶凡此皆臨終付托大計豈婦人女子

所宜與聞言畢而奄然殂落尚何疑哉弑逆天下大惡
春秋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漢魏以來南宋劉劭隋
楊廣梁朱友珪皆嘗為之宋隋梁得國不仁故有弑逆
之禍不旋踵而滅亡太祖以仁得天下太宗以仁承之
以付文子文孫世濟其仁保有大業劭友珪狂悖自速
其辜楊廣雖臨六合天褫其魄昏迷不省郊而大風動
威以絕卒假宇文氏手斃之天奚為嚴於隋而寬於宋
耶即晉王果弑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德昭力能復
讎則復之不能則去而圖之又不能則申大義以身徇
之不與共天下也胡至從軍太原將士屬心輕以一劍

自裁而不以刺人之腹耶而宋之諸臣甘心俛首猶為
國有人乎若宋后之不成服不踰年而改元秦王德昭
之不得其死宋后婦人太祖大漸之際或嘗欲召德芳
太宗既立左右因而離間而太宗卿之過矣不踰年改
元此太宗厲精求治而規模細密急欲以太平興國建
號又承五代極亂之後禮樂崩壞春秋之義未明改元
慎始容有莫覺其非而驟為之者至於秦王之死雖太
宗欲以大計傳子豈無處之之道惜乎普之不學而至
是也然觀太宗質問之意普進再悞之言則是果有金
匱之盟太祖果於授弟太宗果於受兄之命故普不欲

太宗復授秦王而太宗之不出於弑奪抑又明矣宋事本末如此而胡氏劉氏乃欲以曖昧之情無故加人以弑逆大故以輕啓後世亂臣賊子徂詐狐媚之防吾胡可以不辨

瓊山丘氏曰嗚呼宋太祖太宗臨崩嗣位之際此千載不決之疑執筆者輕信傳聞之言而不加考覈之實可乎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因其信而信之因其疑而疑之可也按宋史太祖紀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于萬歲殿殯于殿西階太宗紀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王繼恩傳云繼恩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太祖崩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程德玄傳云太祖大漸之夕德玄聞夜有扣關疾呼赴宮邸者德玄遽起赴府久之見王繼恩馳至稱遺詔迎太宗即位焉詔傳云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詔遣程德玄德玄詰其所以來詔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祚此宋史所載可信者也胡一桂史纂通鑑云太宗善政史不絕書所可惜者太祖臨崩但遥見燭影搖紅及聞大聲汝好為之之言不能不起萬世之疑陳桱通鑑續編云冬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晉王光義入侍是夕宋主殂甲寅

光義立註載壬子夜召晉王入寢殿屬以後事宦官宮
婢皆不得近但遥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避之狀
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俄而宋主殂宋
后見晉王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王王曰共保富
貴無憂也此二書所載可疑者也愚嘗因其信疑之故
而考核之則宋史的為可信也何也无人去宋未遠且
史成於衆人之手使太宗誠有此事當時秉筆諸人豈
無一人一言及此而畧不少見焉其散見於各傳者不
約而同皆云太祖既崩太宗始入並無所謂斧聲燭影
之事屬以後事之言信以傳信斷以宋史其可信無疑

矣胡陳二子生帝澤之中考究不精見聞不廣輕信傳
聞之言質以一已之私見烏足信哉原其所以為此說
者其原蓋出於李燾之長編意在當時必有傳說疑似
之言有不得其實者故燾為長編痛欲表白之謂正史
實録於顧命大事皆不能記故深為之惜不得已而采
録雜說刪潤其文以補史氏之闕云耳故既節國史符
瑞志僧瑩湘山野録語於太祖未崩之前又録司馬公
涑水紀聞語於太祖既崩之後將以暴白二帝授受之
明以觧世俗疑似之傳者也胡陳二子作為私史紀載
其事考究不詳刪節欠精立言無法遂使太祖有不得

其死之疑太宗有賊害其君之謗嗚呼茲豈小事而可輕忽如此哉設使太宗誠有此事其罪固不容誅矣萬一無之豈不負千古之冤哉抵罪反坐韓子所謂人禍天刑必有所歸矣且符瑞志及野録所載者皆以神異人之靈驗而已非國正史也其言固無足信然其中所云帝引群臣環玉扆以瞻聖體玉色瑩然如出湯沐似亦知當時人有此傳聞之疑也惟涑水紀聞乃温公所述温公平生無妄語其筆之於書必不妄也温公亦以為太祖既崩而後太宗入則無此事也明矣其召德芳及宋后托命之言史雖不載然觀其後太宗不成宋后喪及二王不得其死容或有之亦未可知此於太宗比諸弑逆其罪為小不必深辨然温公而著此說似亦知當時人有此傳聞之疑也雖然胡陳二子固非矣而李燾之書此亦豈得為是哉夫志與録二書所載之事與其人不同也燾乃雖合之以為一又改戳雪為戳地改好做為好為之又加以大聲屬以後事之語何所據哉嗚呼有此事乎無此事乎果一事乎果二事乎史者實録也不核其實而輕信人言可乎由是觀之啓後世之疑者胡陳二子也啓二子之疑者燾也況燾明言此據吳僧文瑩所謂湘山野録者正史實録並無之噫正史

實録皆無彼一僧之微居湘山之遠且生後此無慮百餘年何從而得此言乎惟歐陽玄等所脩宋史於太祖本紀書癸丑夕帝崩加以夕之一言於癸丑之下則凡所疑壬子夜之事皆不待辯矣秉筆者似亦知世俗有此傳疑故攷諸帝之崩皆未有書夕者而此獨書其微意亦可見矣

甲寅晉王光義即位改名炅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大赦天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群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閤門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為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帝即位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體朕心（炅古迥反光也）

龜鑑曰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我太祖以金戈鐵馬間關以有天下不付之子而授之弟者是不以天下自私而欲為天下得人之仁也元城先生曰太祖用心堯舜之心也舜之協堯禹之承舜而太宗獨無是心乎

宋史斷曰觀乎太宗之改名則知其心之所存矣太祖初即帝位加弟匡義為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大哉大

祖命名制義之心也蓋光者從火從人火在人上取其
光明正大之義也義者事之宜取其處事之得宜也其
心若曰祖宗積累之義惟汝明之矣天命有歸之義惟
汝佐之矣君臣一定之義惟汝安之矣兄弟急難之義
惟汝懷之矣子孫相傳之義惟汝保之矣賜名寵異恩
實具焉蓋欲太宗顧名而思義也夫何太宗於踐祚之
始溺於富貴遽忘太祖同體付托之重改名曰炅炅者
說文煙氣也愚竊以為從日從火日在火上取其明而
麗天之象也其心必曰朕既為天子則君賜臣之名不
可受矣古者天無二日則取名不可不從於日矣四海

既服則太祖之法不足取矣禍亂既平則太祖之謀不
足尚矣誓書已成則傳位之恩不足懷矣猜嫌已至則
托孤之義不足顧矣夫天地之間君恩為大犬馬之賜
猶終身不廢況名諱乎今太宗之所以改之者蓋欲新
天下之視聽使天下之人鉗口結舌不敢妄議再傳德
昭之事嗟乎御名一定則太祖諸孤舉在嫌疑之地矣
故不數年德昭見疑而自刎廷美告變而南遷豈非設
險以待之歟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
德詩亦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信斯言矣
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

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廷美即光美也（永興軍今西安府武功郡今為武功縣屬西安府山南西道今漢中府））○以盧多遜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進封李煜隴西郡公劉鋹衛國公○十二月封高麗王伷為高麗國王○遣馮正如遼告哀○翰林學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十二月帝御崇元殿受朝樂縣而不作大赦改元太平興國（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稱大行）

劉氏定之曰太宗即位至是越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不肯少待遽改殘年為元年汲汲於削去其兄之年號而以己之年號播乎天下者蚤一日則快一日之志也且號其年也謂之興國言創業由我也謂之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所謂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無非欲跨越其兄而已自昔以崩年改元為亂世之事太宗襲用亂世之事而不避徒以其兄之未嘗明以大業授己而致己自取故汲汲削去之跨越之然不震天下後世因此窺見己之戕其兄矣晉靈公欲殺趙盾不克盾懼而出走盾之宗人趙穿殺靈公於是盾走出境而返是盾雖無弑之事然其心幸靈公之死而已得返也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死夫止之進藥本為己疾也然藥之不善不足以己疾而適足以致死止也不察

焉而遽進之以致悼公之死則是止雖無弑之心而有弑之事也春秋於盾也原其心而誅之不以其未為是事而赦焉故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於止也緣其事而誅之不以其未萌是心而赦焉故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所以立天地之大閑以見君父之不可苟也今太宗之於其兄也原始要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大惡之歸夫曷逭焉北齊孝昭帝演殂其弟武成帝湛聞之疑其非實使所親視之果然乃喜馳入嗣位未踰年改元胡致堂曰湛之處心積慮欲其兄之亟死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將誰欺欺天乎致堂此言其殆借以謂太宗也或曰太宗於太祖之妻開寶皇后宋氏殯諸佛寺不令朝臣為之行喪於太祖之子武功郡王德昭使之驚懼自殺斯果可以見其無兄之心矣至於不踰年改元恐未足以見其心乎曰春秋之義推顯至隱不有其兄之妻子其跡甚顯人所易知不存其兄之年號其意頗隱人所難知正君子之所宜推而知之也或又曰德昭之死誠由太宗矣若乃興元尹德芳則自殀殁爾曰是孰知其不由太宗哉予聞之邵伯溫云南唐王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此二君者皆既歸宋而膺官爵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則皆其始生之日也太